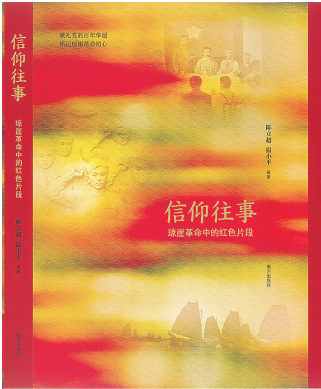


百味书斋 万唯嘉
永远的信仰



《信仰往事》封面。

琼崖革命在敌人层层封锁和包围的背景下，创造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奇迹，在这个时期内，海南岛这片红色热土上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这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记录着23年琼崖革命的苦难辉煌，汇聚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浩荡能量。《信仰往事——琼崖革命中的红色片段》（下文简称《信仰往事》）一书，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书写了这段不能忘却的琼崖革命的光辉历史。

如何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做好红色教育，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要让人愿意看、看得懂、喜欢看，讲故事是一种好办法。《信仰往事》第一大特点，是推动琼崖革命研究故事化叙事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其在本质上排斥虚构，用通俗而又不失专业的语言表达，以时间轴作为划分依据，将50余个独具海南特色的红色故事汇聚成四个篇章，内容跨越日出琼崖、红旗不倒、抗战烽火、解放海南岛四个时期，真正做到了讲真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每个故事既能做到深耕细作、深入浅出，又能做到前后接续、以点带面，共同串联起琼崖革命党人艰苦卓绝而又辉煌光荣的奋斗历程，处处体现出了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相互连接，精准抓住时代脉搏的能力。比如，作者将五四时期琼崖进步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身上迸发出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爱国爱民的精神，与当代海南青年肩负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全新任务联系起来，可激发海南青年投身自贸港建设的热情和动力。

《信仰往事》的第二大特点在于人物与故事的紧密结合，注重细节的刻画。该书着力突出琼崖革命时期不同革命人物的形象构建，在情节的展开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化语言、行为方式、情感世界、思想境界和性格特征，将读者带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达到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目的。比如，书中写到琼崖革命领袖王文明时，以王文明在领导岗位上的“三上三下”为切入点，讲述了他虽然多次遭受错误批判，仍不改初心，抱病参加革命，带领琼崖革命在艰苦岁月走向复兴，最终成就巍巍青山存薪火的壮举，刻画出王文明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心胸坦荡地面对曲折的人物形象。

在写琼崖革命党人李爱春时，作者以“李爱春的爱情故事”作为标题，在构建李爱春革命者形象时，一方面通过侧面描写李爱春对母亲的复杂情感，他同情和怜惜母亲，同时也融汇着革命情怀；另一方面，通过刻画李爱春与妻子孙宝珊婚后简朴的生活状况，以及李爱春被捕后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通知孙宝珊焚毁党秘

密文件的细节，表现了李爱春作为一个革命党人坚持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光辉形象。

《信仰往事》的第三大特点就在于史料与图像的有机结合。作者为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琼崖革命的原貌，在文献史料的搜集上深下苦功，在书中收录了大量可靠的珍稀党史档案及150余幅历史照片，融文字、插图于一体，做到了以图证史、以图补史，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图像叙事转向。书中插入大量读者平时难以见到的照片，比如北伐战争时期，陈德华烈士遗留的“勿忘五卅”手帕等。此外，书中还插入了多幅琼崖红色革命遗址和琼崖革命各个时期革命者的图像，让读者有直观的感受，能保留深刻的印象。

阅读这部《信仰往事》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现新问题、新方法的过程。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从看似熟悉的史料中，发现不熟悉的新史料；又从不熟悉的新史料中，发现我们所熟悉的琼崖革命党人不变的初心。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正是通过这样的代代相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熟知，继而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信仰，永远地流传下去。■

文化评弹 莫小山
乒乓球里的人生哲学



乒乓球比赛有很强的观赏性。资料图

现在四五十岁这代人，大都有中小学时在学校打乒乓球的美好记忆。就像电视剧《夺金》所描绘的那样，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即使是用水泥或石头筑成的球台，也足以让他们忘记生活的困难与劳动的艰苦。

这个20世纪初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为何几十年间在中华大地呈燎原之势并发展成“国球”？原因除了国家提倡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根基。这种运动的内在特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高度一致，或者说这种外来运动的种子在中华文化土壤中更容易着床、生根、发芽和长成茂密的森林。

乒乓球运动适合人口众多的中国国情。在当今的竞技运动中，可能只有乒乓球是普通老百姓可以从小玩到老的。玩高尔夫和门球，费用太高，普通人玩不起，玩足球、篮球、排球，那是年轻人的运动，而在乒乓球馆中挥拍自如的七八十岁老人并不鲜见。作为竞技活动，乒乓球运动锻造青少年强壮的体格，培养勇敢的胆魄，磨炼坚忍的毅力。作为艺术活动，乒乓运动培育积极应变的处事态度和恰如其分的处事办法，塑造刚柔并济的人格魅力，颐养中老年人的性情，修身养心。因而，乒乓球运动能受到各个年龄层次的喜欢。

作为艺术活动的乒乓球运动，与书法艺术极为相似。打乒乓可快可慢，讲究速度、落点、旋转方向的变化，在变化中让对手心悦诚服。即使你输了球，但如果你成功打出一个高

难度动作，也能获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书写速度可快可慢，同一作品中也讲究笔法、结体、章法的和谐布局。在笔法上又讲究点、提、按、横、折、竖、撇、捺的变化，在变化中体现书家当时的情绪与平时性格特质。书法艺术的笔划动作与乒乓球动作也颇为相近，如点划与搓球、横划与推挡、提划与拧拉、撇捺与削球、竖按与扣球等。因而古人称写字为“挥毫”，今人把打乒乓球叫“挥拍”。这个“挥”的动作，在两种艺术中演变出许多种“亚动作”。

乒乓球运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崇尚“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做人做事要“允执厥中”，就是适度的意思。在《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的性情，谁好？”孔子说：“师也过，商有不及”，这就是成语“过犹不及”的来源。孔子在论述文章形式（文）与内容（质）的关系时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不偏不倚。孔子在评论诗歌时说“乐而不淫（过度），哀而不伤”，主张适度抒情。孔子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济合行的格局已形成，儒家进取精神和道家遁世遵道思想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中庸即至德”行为准则。乒乓球运动，讲究动作幅度适中，既没有足球的动如脱兔，也没有棋类运动的静坐如龟；动作幅度太小，易被嘲为放不开，动作幅度太大则容易失误；乒乓球运动还讲究动作力度适中，不需要举重、标枪、铅球、赛跑的爆发力，但也不能像打太极那样在原地腾挪。击球时太用力，球容易出界，不用力或用力不足则球容易落网。乒乓球运动可快可慢，速度视双方运动员体质而定；参与人数可多可少，可单可双可集体，而且老少咸宜。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还讲究“辩证”。击球的一招一式，必须根据对方来球的旋转、落点、力度、速度、高度等而变化，鲜有人以一招打赢天下，他总会遇到球路相克的对手。

乒乓球运动契合中国传统美德要求。中国传统美德提倡人际关系要做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要求在乒乓球运动中都有较好的体现。乒乓球运动不急不躁的运动性质正好契合“温”的要求；乒乓球运动对场地、设备的要求不高，普通人都玩得起，符合“俭”的标准；乒乓球（包括网球），都是“让球”——把球推向对方，而不是像足球、篮球、橄榄球那样靠“抢球”取胜。乒乓球技高者不会使技低者输得太难看，在知道对方水平的情况下往往实行让分制，或向对方“放水”（故意失误，让对方得分），此所谓“恭”。乒乓球比赛结束后，双言都要击掌而散，此所谓“礼”。乒乓球发球必须抛球，且不能遮挡动作，此谓“信”。这些正是具有谦谦君子性格特质的中国人喜欢打乒乓球的原因。

乒乓球运动过程类似于中国人的人生节奏。开展乒乓球运动前，你最好要预热身体，避免运动中拉伤筋骨；比赛开始后，你不忙于进攻，先要观察对方球路和球技的优缺点；找准对方优缺点后再创造机会以己之长处进攻对方短处。打到累时要放慢节奏，采取守势，重点要接好对方的发球和扣拉球。比赛结束后，输赢不要影响心情，含笑与对方击掌而散。在儒道文化熏陶下，中国人的人生节奏何尝不是如此？在人生每个阶段，做每件事情，都需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合乎“中庸”，遵循“天道”（规律）。■

琼州风物 赵永川
家乡的母亲河

我离开家乡多年，可我的身后总跟着一条河，它就像一条无形的带子系在我的身上。

我的家乡在昌化江南岸，世代代的家乡人都把昌化江叫作母亲河。母亲河发源于岛中部的五指山脉，一路向西奔流，在离家乡不远处汇入大海。亘古以来，母亲河用它乳汁般的河水浇灌着一方土地，养育着一方人。小时候，我在村小学读书，曾经听乡亲们说，母亲河也和乡亲们一样，度过了艰苦抗日战争的岁月。在日寇侵琼时期，日寇从母亲河里开采大量的河沙，滥炸河石，用以修筑炮楼、工事，把母亲河蹂躏得伤痕累累。当年村里有2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琼崖纵队，投奔抗战斗争前线。日寇对家乡这个抗日村庄进行扫荡时，村里的抗日军民奋起抵抗，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5名琼纵战士壮烈牺牲。日寇杀进村里后，惨杀了数十名无辜百姓。那一天，天空连阴不晴，乡亲们在悲恸，母亲河也在呜咽。

后来，家乡人民获得了新生，母亲河也弥合了它的伤痕，恢复了健康的肌体。记得儿童时代，我和小伙伴们常到河边嬉水玩耍。那时的母亲河是一条水源丰富、四季常绿的河流。河床中的流水，就像一条绿色的彩带，起伏连绵，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母亲河的南北两岸，是一大片阡陌纵横的水稻田。待到稻穗成熟的季节，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片望不到边际的金黄色，把母亲河装点得分外妖娆。稻穗成熟的时候，成群的蜻蜓围绕着低垂的稻穗飞来飞去。时不时又有从海那边吹过来的一阵阵风，掀起一层层金色的稻浪。母亲河此时的景象，成了我儿时心中最美的田园风光。水稻收割后，母亲河岸边少了往日金黄的景色，但多了一种浓浓的泥土气息。母亲河岸的田野里，呈现一派春种备耕的繁忙景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家乡的农民犁田深耕，主要靠男人和水牛，人在牛后面，左手牵牛绳，右手扶犁耙，一行一行地犁。犁过后的田里，翻过的泥土块，排成一垄垄的，极是整齐。远远望去，让人觉得家乡的土地很鲜活，且萌动着勃勃的生机。待到阳光把泥土晒成干块以后，乡亲们又忙于引水浸田，等待插秧。我依稀记得，在那个年代，村里的孩子们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充满了野趣。每当农民灌水浸田后，我和小伙伴们会相约，三五成群地跑到田里抓禾花鱼，摸田螺。有时还搞恶作剧，打“泥巴仗”。但“泥巴仗”没有赢家，到了最后，每个人都被溅了一身泥巴。

我们手拉手跑到河里洗澡。长大成人后，我回到村里，来到母亲河身边，却再也看不到人和牛一起耕田的场景，听到的也只有从田里传过来的机器轰鸣的响声。

家乡的东面，有一条从母亲河引水的大渠道，纵横村的东西两头，村里的山坡地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种上了各种热带果树。水渠里的水清澈见底，汨汨流淌。村里人还没用上自来水之前，这条水渠为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带来了很多方便。

党的十八大以来，家乡人在保护母亲河岸植被，严防河沙被盗等方面，制定了一整套生态环境的保护条约，并逐渐成为村民的一种文化自觉。今日的母亲河水更清岸更绿。■